

跨世纪作家丛书
西南卷(第一辑)

朦胧坝

李世权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六月·成都

蒙 朢 坝

李世权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六月·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杨宗平

封面设计:宜宇风

技术设计:文 新

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跨世纪作家丛书·西南卷(第一辑)

朦胧坝

李世权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长信公司轻印刷技术分公司照排

成都蜀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9 字数 213 千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第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633-7/I·533 印数:1—1000

定价:108元(全辑10册)

目 录

朦胧坝.....	(1)
响街流韵	(16)
响街四杰	(32)
荷花塘边	(68)
小镇伟人	(81)
希望.....	(111)
奇妙的晚餐.....	(120)
辣子溪.....	(136)
圆月.....	(215)
空袭日本之后.....	(234)
衣襟坟.....	(272)

坝上有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公社。在坝西头的荷花场上。麻雀虽小，肝胆俱全：除公社大院以外，小学、医院、食店、邮政代办所、供销社、信用社、缝纫铺、理发店、屠宰场……挨肩擦踵挤满小街。食店炒菜的香味常使公社礼堂开会的人馋涎欲滴；信用社拨拉算盘的声音吵得隔壁医院的病人抓耳挠腮；小学每教一支儿歌会同时在缝纫铺的老太婆口中吟唱，两口子的私房话说不定成了全街的头号新闻……这里拥挤热闹而又平淡无奇，没有秘密，没有故事。就连本地最高首长公社书记老丁，也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高个子，方圆脸，板刷一样的粗短头发，一身山民打扮。他没有惊人的业绩，也没有犯过错误。唯一与众不同之处是外地人。他土改进山时还是小伙子，而今早抱孙子了。这儿偏僻，外地人都不愿意来工作；偶尔也调进几个，但多则三五年，少则一年半载又溜了。独有老丁，像一块从外地运进的砖，砌上墙就永远不动了。

老丁除开会之外，常年累月和庄稼人一起劳动。担抬犁耙，栽秧割谷，样样内行。长工出身的干部，庄稼活哪样不熟？因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逢年过节，大家都争着请他去喝酒。他也不摆架子，只要得空，随喊随到，连一句推辞的话都没有。老丁干活内行，喝酒也是海量，高兴起来，两斤白干下肚，照样能独自摸黑走回公社。可是这天老丁喝酒，却出了史无前例的乱子。

二

这是中秋节之夜，朦胧坝沉浸在浓重的节日气氛之中。正是多雾的季节，所以这儿几乎没有赏月的习俗。人们只好挤在屋子里大箸大箸地吃肉，大碗大碗地喝酒，大口大口地嚼糍粑咬月饼，大声武气地吹牛皮说笑话。唉，山里人真怪，即便平时吃糠咽菜，

一遇传统世日，非热闹一下不可，人人都慷慨大方，互相请客，你吃我一顿，我吃你一顿，还美其名曰吃“转转会”。这种日子，女人们在灶屋忙得脚不沾地，大显其烹饪技术；男人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紧张的应酬活动，即使最不善于言辞的庄稼汉，此刻也像一位雄辩的外交家，滔滔不绝地敬酒劝菜。这时，本地的社干部都回家过节去了，尊敬的老丁便成了众人争夺的对象，谁争得滕朥坝上的最高首长，谁便会成为这个节日最荣耀的人。

这天老丁到谁家去了，我们不得而知。只知大约半夜时，他才尽兴而归。滕朥的夜色把山野融合成一片混沌，老丁在弯弯曲曲的田坝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不知是酒过量了还是年岁大了，他感到头重脚轻，口干舌燥，喉咙里像有一股火苗儿往上窜。

“龟儿子……”他糊里糊涂地骂一句，好像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他暗暗吃惊；很快，那种坚如磐石的信念又支配了他：我没醉，从来没醉过！他是一条硬汉子，工作再苦再累能挺住，五十几块工资拖大娃、细崽六七口人不向上级申请补助，离家两百多里路，一年能回家团聚一两次，他从不申请调动。他对那些高喊为人民服务的而整日为子女奔忙的人十分厌恶，以致他的孩子遵循这种轨迹：从普通学生到普通社员。正是这种过分的执拗，造成他今晚粗暴地拒绝了主人善意的伴送。

空气很闷热，浑身汗涔涔的，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解开了领扣。此刻他真想来一场瓢泼大雨，把全身冲洗一次，但除了湿漉漉的雾，什么也没有。他摇摇晃晃地过了小石桥，喉咙里那股火苗儿越烧越旺，头越来越重，爬上河堤时，他竟像骨头已经散架一样，瘫软在地，再也走不动了。水，他想喝水。路边是五亩见方的荷花池，里面种满了藕。荷花早已凋谢，荷叶还很茂盛，微风吹来，窸窣窸窣作响。他糊里糊涂地弯腰捧水猛喝一口，一股浓重的腥臭味冲得他哇地一声吐了出来。这才隐隐记起，池中不仅有厚厚

的污泥，而且成天还有大群的鹅鸭在里面嬉戏，把水搞得臭臭的。哪儿有干净水呢？他有些疑惑，但又无可奈何。迷糊中，似乎传来低低的水流声。他想起来了，这不是河里面传来的，因那道拦河坝把河水拦进了大堰，水声是从大堰里传出来的。荷花池就在大堰坎下，有吊式闸门可以放水入池。那人水处，有条石砌的水槽。老子想，若把堰里的水放一小股入槽，先喝够，然后再神恍这快燃烧起来的脑袋，该多好啊！说不清是走过来的还是爬过来的，反正摔得个死。他鬼啊！他心中骂道：喝汤喝到这种地步，的确是坐井观天的第一。他爬上堰坎，再也没有一丝儿力气了。脑袋却轻飘飘的，像要离开身子翻个跟头。眼前不断变幻着旋转多姿的画面场景：透明的酒杯和那些被酒精烧成猪肝色的脸膛，一家老小中秋团圆的欢乐似乎牵动远隔亲天蚕豆上的几丝银丝，白发瘦弱的妻子仿佛牵着手胖嘟嘟的娃娃在家门前那棵老黄杨树下眺望，那么慈祥，那么凄凉……一杯又一杯酒象下肚，并且是甜的，香的，后来开膛成一把火，烧掉了过去现在，烧掉了凄凉惆怅！在黑幽幽的沟里无声流淌，带着夜的神秘向远处流去。六尺多宽五尺深的水可以把火像一片树叶一样吞噬。不然满可纵身跳下去喝个足洗个够。老子朝那挂闸的轱辘架摸过去，刚把轱辘扳下，头脑又一阵猛烈的晕眩，双脚像踩着轻飘飘的云朵，怎么也摸不着摇柄。他只得喘息一阵，努力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却什么也看不清。他干脆闭上眼睛，手慢慢地摸向摇柄，摸呀，摸呀，他竟摸到了全身力气，重新来鼓捣，丑丑烈烈以后的感觉不知是滚筒在转还是天地在转，只感到一阵凉痒和恐慌，像要落进万丈深渊一样，再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一瓢凉水泼在脸上，雨声哗哗，雨声哗哗，雨声哗哗，森林遭殃以后，水上保持差，数十条小涧汇合拢来，仍然

裹挟着泥气，势汹汹地涌向河堤，闯入大堰，吼叫着冲进荷花池。朦胧坝处在危险之中，其隔谷丁如斯。默奔武斗少些时，近岸育悉土崩有眼全处，最险要处，一险堪忧。可惜他偏偏是个废物，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对泥土来言是不重要，奢侈肉体的御个八寸丁，取用那味时到日。那款甜主，重累甜，多文干。冀叶的羊陈育受雅。从版效川的甜不也甜回几朝三不念念致口中，丁蹄下米天到明替叶好睡眠。惑升我升甜甜，大半高半人文。育富甜甜出，装架未，摩物姓君胡春雷武，俏色窈窕是。滕胧甜的名本衣可。他的父亲是荷花场早年一位迂腐的私塾先生，大概是肚里“之乎者也”装得太多把肚子挤得大小吧。一生谨小慎微，一片树叶掉下都要担心摔断手脚了。他中书得香不自谄，素不善言辞，非武人暗喻，前文指的意思因本据甜薄意由授给儿子。谁知这宝贝志高气扬，老子天天耳提面命，儿子连半句也不背不出来。冬烘动之以戒尺，小儿子陪之以哭叫，手心屁股都打肿了，仍然没有灌进几个字。于是父亲带着老婢的痴苦，星星地熬煮，煎熬意是余寡分寂寞的冷脚女人。对儿子将满而无出息并不关心，关重要的是这根独苗能有个未来感念。她四处求神拜佛，观花算八字，而结果竟把她吓得半死。君家两子嗣，女儿可养活，男儿定夭折。他连忙给她起个名字，连个名字都不给。亦即像女子的称谓。这孩子长到十七八岁，书不读，活不做，专爱到茶馆听评书，蹲酒铺看骰拳。养成一种好喝懒做的习惯。解放那年，母亲去世了，他赖脾性有增无减，渐渐感觉吃饭也成了问题，恰好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一来独子是否参军，二来出于生计，他死乞白赖地要求参军。接兵同志见他态度复杂，态度坚决，会主任也来说请（实则为甩掉一个包袱），就收下了他。也许是冬烘先生的遗传因子起了作用，奎女在跨过鸭绿江后，听到前方大炮轰鸣，两眼直愣愣立住，台上炸响里她已不知身在何方。后来干脆荒废，扯谎：胡闹。终于

被新兵收容队送回原地。以后，只听说民政局有他的名字，却没有给过他多少优抚待遇。他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废物。

废物对社会的唯一重大贡献，便是婚后接二连三地给世上添了七八个胖嘟嘟的肉疙瘩，要不是后来上级提倡节制生育，他还没有刹车的打算。子女多，拖累重，生活艰难。但废物却很乐观，即使无米下锅了，口中还念念不忘哼几句谁也不懂的川戏调儿。那架势，比谁都富有。女人牛高马大，极能任劳任怨。遇到这种情况，也免不了骂他一顿。废物挨骂时，只是俯首贴耳地听着，未了，便来一句：“娘子哏——”打躬作揖，牛头不对马嘴地唱起来。逗得女人啼笑皆非，家里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他分文不名，却老爱往茶馆酒店里钻，不管认识不认识，坐拢去就吹牛搭话，而且极能顺水推船，其用意不言而喻。因而他总能一饱口福，从中获益非浅。他有一副烟瘾。既不会种烟，又无钱买，穷则思变，他竟独出心裁，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烟源——拣街上的烟蒂。这是丢人现眼的事儿，只得让孩子们代劳。

废物这些行为，朦胧坝老幼皆知，人人引为笑谈。他却不以为耻，说：“唉，没办法！古人云：脸厚不得饿，奸巧图松活。”鬼知道哪个古人说过这种话！谁知他的松活并不长久，日子突然紧张起来了。一群戴红袖套的毛头小子进山来到处揪阶级敌人，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坝上总共两家地主，一个土改时吃了枪子儿，另一个在炼钢土炉里上了西天；其后代有的读了书在外地工作，有的当了木偶社员，寻不出一丝变天复辟的迹象。于是，这顶荆棘编织的桂冠只得免费赠送给废物了。须知：“非武”难道不是反对武装斗争？到馆子里混吃的岂不是想吃垮社会主义？“蛮女”谁说不是污蔑“半边天”……站在台子上，废物开初有些紧张，全身像筛糠。后来见德高望重的老丁也被挂牌揪上台时，他立刻就松弛了。老丁的牌子上那几个字他记不全，低头瞧瞧自己胸前的牌

子，好像是“牛鬼蛇神”。他苦苦猜想，自己怎么和这四种东西都沾上了边，百思不得其解。及至响雷般的口号声起，红袖套们宣布大获全胜时，他才惊醒过来。第一个感觉是烟瘾发了，呵欠一打，眼泪也涌出来了，他刚伸了伸懒腰，一声口号又滚雷般地辗将过来：“砸烂×××的狗头！”他身子被吓得缩小了一半，弯下腰去，再也不敢伸直了。侍人们走散之后，他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摸摸脑袋，尚完好无缺。于是含着几分苦笑说：“丁书记，我站了半天又不记工分，赏一杆烟还是值得的哟！”老丁是菩萨心肠，又同病相怜，马上就掏出烟来。后来，又有许多运动，每次批判会都是老丁和废物上台。不过老丁变成了会议主持人，废物的位置虽然依旧，身份却不断变化：一会儿和林副统帅攀上了亲戚，一会儿又和孔老二穿一条裤子。在抽烟问题上也大有长进。散会时，他可直接伸手到老丁衣袋里掏了，还美其名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久而久之，这位“业余运动员”不仅没批臭，反而身价倍增。他和老丁那层微妙关系，人们都心照不宣。滕胧坝有这两位伟人的密切配合，众人在那场疾风暴雨中才能得到相对的安宁。因此，大家除了感激老丁还得感激废物。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废物这两年家境也渐渐好了起来。大儿已对上象，过年后媳妇即可进门；老二在农机站学修拖拉机；三娃是妹崽，刚当了队幼儿教师……他像是老了才醒豁懂事，也承包了荷花池。养鱼种藕，一年可收入800多元，他养鱼很细心，勤换水，勤放饵，决不让孩子们沾手。这秋后，藕大鱼肥，得防那些馋嘴猫儿偷，每晚他都起来巡视几遍。

今天是中秋之夜，他多喝了几杯酒，觉得极闷热，老是睡不安稳。到荷花池转了两遍回来就躺在椅上抽闷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下雨了，好像凉爽了许多，他准备睡个安稳觉。刚躺下，街口传来哗哗的水声。他心里一惊，又疑心听错了。背上蓑衣，戴

好在废物此刻根本就没怵文书大人的气，他正被从未有过的喜悦笼罩着。

当人们发现险情冲上河堤时，闸门已经关好了。废物把老丁扶起来，想背走。但高大的老丁瘫作一团，软溜溜的怎么也背不上背，推来倒去，废物累得像铁匠师傅的破风箱，只顾喘气。那些人惊呼着扶起老丁，背的背，扶的扶，前呼后拥往街上跑去，竟忘了废物的存在。

尽管如此，废物异常亢奋，仿佛完成了一项伟业，心中充满了骄傲和满足。蓑衣和斗笠被踩成一团烂泥也在所不惜！一生能像今天这样为朦胧坝上的人办一件体面的好事，也就心满意足了。

雨点渐渐稀了，小了。雾也渐渐散了，天慢慢亮了。黑魆魆的荷花场逐渐显出轮廓。鸡叫，狗吠，鸟鸣，甚至那食店吱吱呀呀磨豆腐的声音，废物都觉得那么动听、悦耳！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当人们知道是谁使一场水灾化险为夷的时候，将会怎样感激我呀！哼，什么废物，咱可是块好钢呢。他得意地伸直了腰，猛吸一口潮湿的空气，才拉长声音“啊—啾—”像对着天地呼唤，顿觉热血洋溢，自己顷刻间变成个巨人，可以扭转乾坤，改天换地……不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情绪随着那运足了气的一声“啊—啾—”迅速消逝。因为平时烟瘾来了也是同一种声音和动作。于是烟瘾立刻把他从缥缈的想象中拖回现实。摸摸腰包，半包重庆牌香烟早被泥水浸透，揉作一团。他惋惜地掏出，贪婪地嗅嗅，才爱不释手地丢到水里，往回走。

回到家里，立即遭到女人的一顿臭骂，儿女们也都投来责怪的目光。废物很想壮着胆子回骂两句，但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挨骂时只能弓腰驼背地站着。柔能克刚，这样一可平息女人的火气，二能从难听的话语中了解挨骂的原因。现在他从骂声中很快得知家庭财产损失，渐渐地心里坦然了。咱救了整整一个荷花场，那

点区区家产算什么？有老书记作证，将来救灾款还能少咱？真是女人见识！于是对漫骂的白眼，报之以不屑置辩的神气，竟一反常态，不仅没被骂得身子缩小一半，反而像一位凯旋的将军，高傲地发号施令：谁去找换的衣服，谁去买烟，谁去烧水热饭。令箭发完，先从碗架上揪出一瓶乌江大曲，一仰脖就咕噜了半瓶。咂咂嘴，正想按传统习惯嬉皮笑脸地用川剧腔唤一声“娘子嘞”的时候，幼儿教师已把一叠干净衣服捧出来，他立刻把呲开的黄牙隐蔽起来，把脸上松弛的肌肉收紧，转身干咳两声，进屋换衣服去了。

当女人把经过多年提炼而俗不可耐的脏话倾泻殆尽时，废物也衣冠楚楚地出来了。家里出现了暴风雨后的片刻宁静，气氛郁闷而凄凉。孩子们把昨晚的剩菜饭烧热之后轻声呼唤爹妈吃饭。废物说了声“不饿”，就走了。女人抹了一阵眼泪，也声言去喊屠夫来刨死母猪去了。

废物叼上一支香烟，美美地吸了几口，就大步流星走上街来。那架势，很像一位明星演员，需要不失时机地在观众面前亮相；或像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将要在一个盛大的典礼上检阅士兵。一切疲劳，饥饿，烦恼都被那即将到来的巨大喜悦所驱散。他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耳朵却仔细地搜寻着各种信息。希望那撩拨心弦的场景立即出现。

满街人头攒动，三五成群在议论。竟没人发现自己。废物有些愤愤不平了。“瞧老子，没有我，你们这阵说不定在水里喊爹叫娘哩！”他在心里骂道。转念又想，自己今天的身分异乎寻常，要沉住气，引而不发。要以高姿态让大家看到，一位大英雄正出现在面前！

于是，他把胸脯挺得更高，脚步迈得更大，朝人更多的地方挤去。到了街中间，他运足了吃奶的力气，干咳两声，声响遏云。

然后倏面地种一些人擦清而过。这是他弹而不发的最佳方案。点
又一点果然，奇迹立刻出现了。那白面巨蝎似昆虫，只见人丈
高，平伸，来了，来了，又一个半桩子少年像发现外星来客那样，
同时用手势制止那巨口未横飞的青脸皮男。那巨蝎号发狠，
那群突然括声嘎然而止，并且立即让出一条路来。废物眼睛一
亮，激动不已，正想笑着和男家打招呼，享受人们亲切的问候，突
然却发现人们的眼光中骨不侵肌成份，他细瞧去，也是不信狂，
更多的是愤怒！人们让道不是尊敬，而是像躲避瘟疫一样。废物
打了个寒噤，浑身像钉满芒刺。刚才那股英雄气早吓退一半。！松
弛下来的面部肌肉不自然地拉紧，毗并的嘴很不情愿地合拢了。只
有脚还机械地迈进，每步距离已减少了一半。来出眼望空方也
你瞧那死不罢脸的家伙，哼，声音分外刺耳，废物号
声望去，一个冬瓜腰人抱腰背过去，留给他看的是一堆鸡窝般
的头发。

来街上嚷，嚷德的事儿，平不得，昨儿个，骂他哩！”这似乎是个老头的口气。废物品不出声，呆坐着。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他摸水，笔儿子闹得都不哭！“这是一个脸被憋火烧成秋茄子色的汉子在骂。废物品觉得闷雷轰顶，全身的血液得像开水，稀里哗啦淌进西窗后那株枣树的干，分不清是哪儿来了。闹哄

“肯定是马尿水喝多了，搞忘了关闸门”。赶出明立景的彭官时到这家伙哪做过一件好事？正三，这贵夫人面前，王榜！平吴代良的千金与自，慰又念群。意里小孟州！“！胆敢胆出这……”

“瞧老子，这回老书记有举好寿，木把他笔几乎抓去坐班房才怪！”

(满面赤)

“他算老几？那条狗命能抵老书记的命么？”